



文化印记

# 那枝南宋的红杏从殿下伸出

□赵许春

“明日杏园应烂漫，但须期约看花人。”默念着这联旧句，车在闽北的深冬乡道上盘旋。此行并无烂漫杏花，我赴的是一个迟到太久的约——与一座名叫“殿下”的村庄，与一缕徘徊于此近千年的诗魂。这约定，自我在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，初遇那枝探出墙头的红杏时，便悄然种下，只是当时浑然不觉。这一迟，便是四十多个春秋。

那时，课本里总配着一幅画：一堵被时光磨出毛边的土墙，一扇简朴的柴扉，几痕青苔，一枝开得不管不顾、泼辣爽利的红杏，从墙内斜逸而出，将一个关不住的春天，哗啦啦地倾泻在读者眼前。我们跟着老师稚气地诵读：“应怜展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只觉得美，美得具体又新鲜，仿佛能闻到那杏花清冽的甜香。

诗下小注写着：叶绍翁，南宋诗人，浙江龙泉人。于是，“龙泉”这个地名，便和那枝红杏一起，烙进了心里，成为一个关于江南春天、关于诗歌源头的遥远想象。

岁月流转，那枝课本里的红杏，在记忆的角落静静开着，不曾凋谢。直到此行前，翻阅资料，一个事实如惊鸿一瞥：那位写出千古名句的叶绍翁，祖籍竟是福建建州府（府治在今建瓯），而他生命里很长的一段时光，竟是在浦城殿下度过的。原来，那枝红杏的根须，不仅深植于龙泉的泥土，也悄然蔓延过武夷山脉，在闽北的山坳里汲取过养分。

“殿下到了！”同行者一声提醒，将我思绪中拽出。推开车门，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抬眼望去，“殿下”便安然卧在群山怀抱的一小块盆地。这村名起得郑重，甚至有些“僭越”的意味。村人告诉我，“殿下”是因村子处在一个庙宇大殿下方而得名。这两个字，历经岁月而未曾更改，保存着一份独特的地域记忆。

深冬的“殿下”，并无严酷萧瑟之感。远山是沉郁的苍黛，近处的田垄与菜畦，却铺展着茸茸的、深浅不一的绿。那是过冬的蔬菜，是田埂上顽强的草

芽，绿得隐忍而坚韧。村舍俨然，白墙黑瓦，洁净得仿佛被山泉反复洗过。这里没有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悲壮，反而有一种“收拾停当，静待春来”的安详。

沿着村道漫步，思绪飞回了南宋。叶绍翁，字嗣宗，号靖逸。他原姓李，幼时过继给龙泉叶氏。曾在朝为官，但心性向往江湖之远。后来长期隐居杭州西湖畔，与诗友唱酬往还，成了南宋“江湖诗派”的一员。这个诗派的诗，少了一些庙堂的庄重，多了些江湖的清新、真率。叶绍翁流传最广的《游园不值》《夜书所见》，正是这种风格的典范：从一次访友不遇的寻常小事，从夜晚一盏孤灯、风吹梧叶的细微声响中，捕捉到盎然的诗趣。

那首让我魂牵梦萦的《游园不值》，妙处全在那“不值”之后的“值”。诗人乘兴而来，轻叩柴扉，久久无人应答，期待眼看要化作懊恼。然而，就在这情绪的幽微转折处，他蓦然抬头，瞥见了墙头那枝灼灼的红杏。仅仅是“一枝”，而非满树，这画面就有了焦点，有了灵动的姿态；它“出墙来”，是主动的呈现，是关不住的生命力对外部世界的宣告。于是，所有的“不值”都被这“一枝”彻底补偿，甚至超越了。诗人没有看到的满园春色，全部由这枝红杏作为使者，无比绚烂地呈现在他眼前。这是一种缺憾之美，一种“以少总多”的诗家手段，更是一种乐观豁达的生命哲学：美好或许会暂时闭门谢客，但它蓬勃的能量，总会找到出口，向追寻它的人展露笑颜。

此刻，走在殿下的土地上，我忽然觉得，这村庄，不也像一座更大的“园子”吗？叶绍翁的足迹与精神，或许就如那看不见的满园春色，曾深深浸润过这里的泥土。而他留在文学史里的那枝“红杏”，其精神根脉，一部分或许正来自这闽北山水所滋养的、其祖辈所传承的文化气韵。这“红杏”，是诗，是美，是文明传承中那无法被禁锢的生机。

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位与闽北息息相关的理学大师——朱熹。他的那首《春日》，我同样自幼熟诵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

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诗句明丽开阔，充满哲思的愉悦。后来才知，在朱熹生活的南宋，泗水所在的北方早沦于金人之手，诗人终生未曾北上。他诗中的“泗水”，实乃孔子圣地，是儒家思想的象征。“寻芳”也就超越了简单的春游，成为对圣人之道、对文化真谛的探寻。那催生“万紫千红”的“东风”，正是浩荡的儒学春风。这是一种伟大的隐喻，一种在山河破碎的年代，对文化命脉坚韧不绝的坚定信仰。

叶绍翁墙头的一枝红杏，朱熹笔下虚拟的万紫千红，两个“红”，一实一虚，一具体一恢宏，却都在歌唱同一个主题：生命的生机与文化的生机，是任何墙垣、任何时局都关不住、压不垮的。它们总会找到缝隙，探出头来，昭示着希望与未来。

“殿下”村，或许未曾留下叶绍翁具体的柴扉与杏树，但它保存的山水格局、田园气息，与那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宁静与整洁，本身就是一种“春色”。这“春色”，关乎自然，更关乎人心，关乎一种对生活本真的持守。乡村振兴，不正是要让这蕴藏在乡土中的“春色”焕发出新的、关不住的生机吗？不是生硬地破墙开路，而是让那本就存在的美好事物——如这洁净的环境，如这深厚的文脉，如这田园的诗意——自然而然地生长、舒展，像那枝红杏一样，吸引着远方寻芳的“看花人”。

风从树梢“天成蒲稻”广告牌的那个山坳口吹来，已带上了一丝极微弱的、属于早春的温润。我仿佛看见，不远的春天，殿下村畔，溪岸山脚，那些老梅谢后，桃李未发之际，会有一树树杏花，应着那句古老的约会，准时点燃一簇簇粉白的火焰。它们会静静地开，热烈地开，或许也会有一枝最按捺不住，斜斜地探向村道，探向流过村边的小溪，像是在询问，也像是在邀请。

而那枝从南宋伸出、摇曳了八百年的红杏，早已越过所有有形无形的墙垣，永远地，开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里，告诉我们：春色，终究是关不住的。只要心中有寻芳的约定，有期约的看花人，那“万紫千红”的胜景，便总在眼前，总在将来。



风摇青玉枝（国画）胡庭文作  
露凝铅粉却风摇青玉枝依似君  
子无地不相宜  
胡庭文诗墨迹上  
作于古月山房

## 春光恰是好的(外一首)

□张大泽

晨雾是化在梯田里的，很慢很慢，像一滴淡墨在宣纸上晕开。水就亮了，草就青了，那青带着点儿怯生生的新。悬着的玻璃窗，空空地晃着，是这岑寂天地间唯一悬着的心事。人站在上头，恍惚。一眼望去，那田一层叠着一层，直叠到天边去，真像是把云絮，一叠一叠地铺排到地上来了。

心是满满的，那山的颜色，云的影子，仿佛都让你拥着了。云的影走得慢，正落在水湾的臂弯里。人在其中走着，脚步也成了画里轻轻的一笔。水是凉的，从高高的地方跌成一片碎玉。湖是静的，春风却在上头划着看不见的痕。炊烟从山腰的梦里慵懒地飘出来。走进寺的门，心便像一片终于落到地面的叶子，缓缓地，妥帖了。

春光恰是好的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山用风、水、云、烟，不声不响地，写着一首长长的诗。我们才读了开头，人已先醉倒在那清冽的山风与温存的星星之间了。

### 紫藤花

是谁掀开东洞的云帘？紫藤的香便飘过岁月浸透的屋檐。游人驻足，镜头留住不住春天——春只在花影的颤动里缓缓流着。

不必追赶流年。且在这紫雾垂成的穹窿下，把脚步还给藤蔓生长的节奏。看那垂垂的花穗在风里轻晃，如静默的风铃，将尘嚣从魂灵上轻轻拂去。

守着一颗被洗净的心。忽有花瓣旋落，恰栖在诗行间，像一个最温柔的注脚。原来风里藏着所有的柔情，连坚硬的岁月都被吹得温软了。

花是不慌的。它静静地开，垂成一片流淌的暮云。你本就是人间最圆满的春天了。只是我的心轻轻一颤——忽然想起妈妈。想起她也曾站在这样的紫雾下，仰头看了很久。那时她眼里的春天，是否也这般温柔地老去了？

## 春，分给我一桌满汉全席

□郭永仙

阳光温热大地，生长出鲜嫩的泥胡菜、黄鹌菜、荠菜、鼠曲草都是曾经舌尖上的舞者。在饥饿年代，这些无私的野草是人类救命大爱。

站在春的中轴线，昼夜可以平分。春寒料峭虽然还在，北方虽然还没从冬的镣铐中解脱，南方已草木葳蕤。求爱的鸟儿每天都亮嗓唱出爱情的歌。

在雨水与春风里，野菜是今天的稀罕物！采摘并食用，是对曾经岁月的回望。春分给了我一桌满汉全席，那些乡愁便跳动在味蕾上，阳光与春风都是“妙手”厨师。

屋子端坐人中间，雨点里有金属弹唱的共鸣。雨从浙沥，演变为倾盆似瓢泼倾泻，汇成溪流翻滚。水在尘世思索着什么。

昨夜，雨水打湿衣裳。大风吹落墙上的春联。雨翻过日历，也翻山越岭。晨起的足迹，还粘着新泥。

这是一场心灵释放，也是自我狂欢。万物在睡梦中啜饮雨水。灌溉万亩良田，是雨的使命。也是春天该有的模样。

### 春雨

□郑智得

她背靠着阳光坐在那里。时不时挪动一下身子，仿佛要把自己更深地陷进阳光的怀抱。

不过是下了几天雨。阳光就变得比亲人还要亲了。几夜的北风。阳光就变得比亲人还要亲了。几夜的北风。阳光就变得比亲人还要亲了。几夜的北风。

阳光就变得比亲人还要亲了。几夜的北风。阳光就变得比亲人还要亲了。几夜的北风。阳光就变得比亲人还要亲了。几夜的北风。

### 春天

那天在湿地公园，我陪着爸妈慢慢悠悠地走在红杉林旁。我们走走停停。河对岸咣当咣当而过的火车。让我们想起了多年前的夜行列车。

芦苇丛中惊起的小鸟。让我们的思绪秒回。老房子的屋檐下。我们走走停停。时不时在小径旁的长椅上坐下。喝水，拍照，憧憬一下春天。到来时的远行。阳光有时落在河面上。闪着金光。有时落在爸妈的白发上。闪着金光。有时落在我们挽着的手臂上。闪着金光。有时落在我们挽着的手臂上。闪着金光。

### 陪爸妈逛湿地公园

(外一首)

□晓寒



# 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